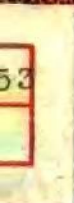


加里宁传

〔苏〕A. 托尔马切夫 著

J
I
A
L
I
N
I
N
G
Z
H
U
A
N



А. Толмацев
КАЛИНИН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 1974

加里宁传

А. 托尔马切夫著

刘循一、乔修业

梁 芝 译

刘循一 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7/8 插页 1 字数 2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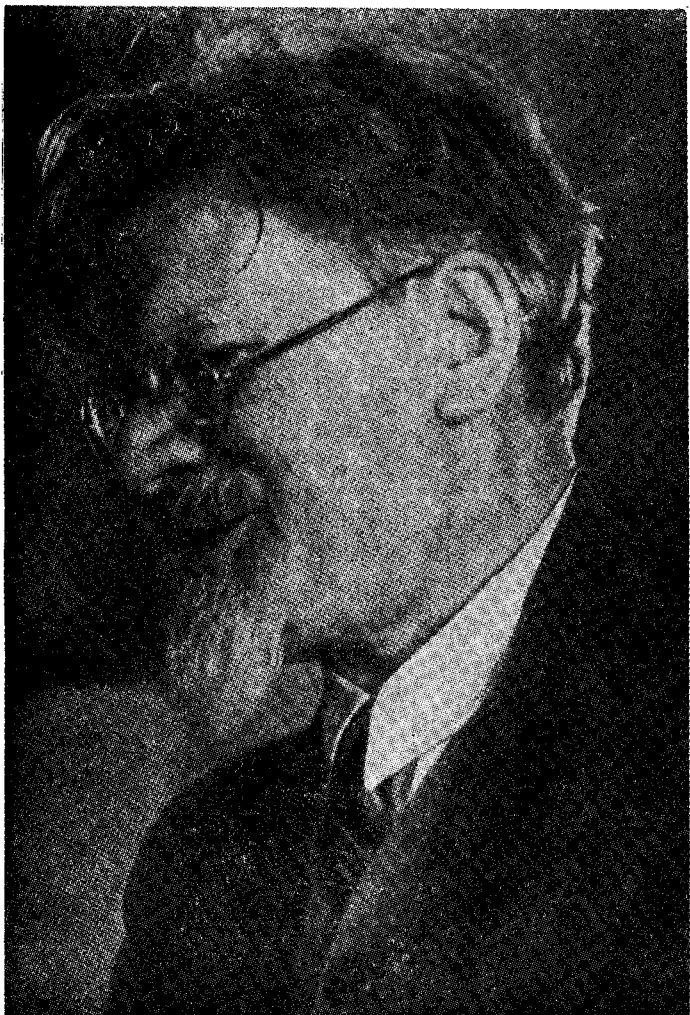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500

统一书号: 11072·66

定 价: 0.81 元



Mikhail Kalinin

米·加里宁

目 录

出生在上特罗伊察的孩子.....	(1)
普季洛夫厂工人加里宁.....	(17)
第一次坐牢和流放.....	(42)
在烈韦里.....	(54)
晴雨表预示着暴风雨.....	(77)
新高潮到来之前.....	(111)
在艾瓦兹工厂.....	(123)
打倒沙皇!	(140)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52)
市长.....	(163)
“全俄老总管”	(176)
从战争转到和平建设.....	(193)
困难时期.....	(201)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	(216)
列宁逝世后的头几年.....	(240)
在接待室里.....	(264)
战前的岁月.....	(273)
英明的教导.....	(284)
战争.....	(297)
伟大里程的终结.....	(313)
米·伊·加里宁生平事业年表.....	(318)
参考书目.....	(337)

出生在上特罗伊察的孩子

上帝和沙皇这两种概念对小米沙·加里宁来说，是浑然一体的。他们都在很遥远的什么地方，而且无所不能。每逢下雨，米沙的母亲玛丽亚·瓦西里也夫娜就高兴地画着十字说：

“上帝的恩赐。”地里发生了旱情，她也是一边画着十字一边悲伤地、唉声叹气地说：“这是上帝对人们罪孽的惩罚”。人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上帝才使他们得不到好收成，米沙是不知道的，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件事。他也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让加里宁家住在村边一间非常狭小的，只有七俄尺大的农舍里，为什么他们家只有一头奶牛布连卡，一匹老掉了牙的马西弗卡和小块长条形的土地，从这块地里打下的粮食甚至都吃不到春天。

这间房子，是父亲服军役回来的时候，从一个穷得象他一样的士兵手中，用三十六个卢布买下的。米沙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他们和母亲都在家里，各人做着自己的事。房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个剪着短发的男人。母亲大叫了一声，就扑到了他的怀里，开始啜泣起来。然后父亲——原来这就是父亲——抚摸了一下米沙的头，就开始解开自己的背囊。背囊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皮带，有给母亲买的头巾，还有一轴线。不过，米沙特别喜欢的是那把毛茸茸的，发出一种皮鞋油味道的鞋刷子和父亲刮脸用的那个小镜子。

小伊万·卡里内奇——人们这样称呼米沙的父亲——回来后不久就同他的哥哥大伊万·卡里奇分了家。小伊万分得了一匹马及马具，一头奶牛和一只绵羊。房子就分给了大伊万。

父亲就在那个时候买了村边的一间农舍，它差不多紧靠在清彻而又湍急的麦德维察河的河岸。

米沙的父亲虽然性情有些沉闷，却很善良。他母亲也很好，轻易不骂孩子，不打孩子。和她在一起总是感到轻松愉快。父亲经常不在家，有时去耕地，有时去收割；冬天，就出去干零活——“耍斧头”，一去就是几个月。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当然不好，因此他每次回家就成了真正的大喜事！一下子变得年轻的母亲赶紧生着炉子，忙合着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端出来。然后父亲高高兴兴地从背囊里取出糖，全家就着糖块喝茶，我们喝了很久很久。

父亲是一个饶有风趣的健谈者。他的新闻总是多得很。他到过一些遥远的，终年不下雪的地方；他见过无边无际的海洋；他还到过这样的国度，那儿的人黑得象锅底，他们总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米沙非常高兴地望着父亲的嘴：他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啊，父亲当然会知道，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然而，这样的谈话不是经常有的。谈得比较多的是贫困和面包。每逢谈到这些，父亲的目光就变得暗淡无神，显得束手无策。母亲就安慰父亲说：“上帝是仁慈的，我们不会没有活路”。可米沙想的却是：“等我长大了一定到沙皇那儿去把父亲的苦楚说一说。沙皇是万能的，难道他就不肯搭救搭救？”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传来一个消息：沙皇被害了。这是怎么回事，沙皇会突然被害？是谁把他害的呢？难道沙皇也能被害死？现在可向谁去诉苦呢？

母亲拽了一下裙子。

“难道眼下压根儿没有沙皇啦？”

“会有的。还会另立一个的”。

另立一个……这个另立的沙皇，他怎么样呢？

有一天，父亲干零活回来后把事情经过详细讲述了一遍。

母亲悲痛地紧闭双唇，手画着十字。

“他们把救星给杀害了！我的天哪！……”

沙皇解救了谁，怎么个解救法米沙是不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着，人们总觉得这个被“恶人”杀害的万能的主宰者可怜。

这件事米沙也顾不上老去想它。母亲总是忙着做家务活，一岁的妹妹大哭大叫，需要人哄。自己又总惦着往外跑。

还有一次，他跟孩子们到森林里去——怀里抱着娜佳。他们在那里玩儿起来——他把娜佳给放在灌木丛里，自己却玩上了瘾。后来才想起来：“妹妹哪儿去了？”于是到处跑着寻找……

到森林里的机会是不多的，就连河边儿也不大去，虽然河就从房后流过。你想，怎么去得了呢！牲口需要人照应，还要帮妈妈干活儿……整天这样劳累，甚至吃饭的时候都把饭匙从手里掉到地上。

米沙满八岁的时候，父亲决定教他学认字。在上特罗伊察有一位老农民，他和伊万·卡里内奇一样，是一位退伍士兵。

他一个人住着一间大房子，他的房子里生火不用烟囱。于是父亲决定把米哈伊尔送到他那里去学习。除了米沙以外，到这位士兵这儿来学习的还有二十来个孩子。每个孩子的父母一冬天付给他一个卢布并轮流管他饭。

这位士兵以自己诚实的工作挣钱吃饭，他要学生把识字课本尽可能大声地背下来。每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人都会对老师的勤奋确信不疑：室内乱轰轰的高声朗读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噪音。士兵对那些不好好念书的学生就用教鞭乱打一气。

烟雾呛得睁不开眼，米沙还在温习那些象魔法师念咒一般令人莫解的词语：“阿兹^①、布卡^②、维季^③、格拉戈利^④、得布罗^⑤……”但愿一切都好，可是为什么“得布罗”和“阿兹”要读成“达^⑥”呢？

尽管在学习上存在着这些缺陷，米沙仍然在三个月内学会了字母，掌握了双音节和三音节并且开始组拼一些单词。

要是不发生一件意外的事，米沙的学生生涯也许就到此结束了。

在离特罗伊察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所漂亮的花园和花坛环绕的贵族庄园。大腹便便、仪表堂堂并且冠有煊赫姓氏的莫尔杜哈伊-鲍尔托夫斯基将军，每到夏天就带他的全家到这儿避暑。他的家庭不算小，除了他的妻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以外，还有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所有的孩子都穿得干干净

① 字母А的名称

② 字母Б的名称

③ 字母В的名称

④ 字母Г的名称

⑤ 字母Д的名称

⑥ “达”是俄文字Д和А的拼音

译者注

净，整整齐齐，然而却非常调皮、喜欢玩耍。

有一次米沙在树林里遇到了小少爷萨沙和米佳。开始时他们吵了起来，可是立刻又和好了。总的来说，小家伙们还算可以，虽然谈不上太好。只是，他们不理解农民思想和农民所关心的事，他们也想不到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孩子脑子里经常想的是什么。

米沙留神观察了地主庄园的生活。莫尔杜哈伊家并不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们拿庄园当别墅。可他们家的仆人相当多，又是侍女又是花匠，又是厨师——一夏天大约有十五个人服侍将军一家。

将军本人是一个严厉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并不那么刚愎自用。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那样温柔，那样善良。当她看到米沙和她孩子们在一起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让他们问问米沙饿不饿，需不需要什么东西。米沙说：“不，什么都不需要。”莫尔杜哈伊一家都是好人，不过，米沙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是好人，也都是善良人和正派人。可是他们却完全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起早贪黑地干，母亲吃了多少苦头！……

当时的特罗伊察一共只有四十七户。三分之一的农户既没有奶牛，也没有马匹；大多数农户要不只有一头奶牛，要不只有一匹马。全村土地不到四百七十俄亩。就是碰上最好的年头儿，粮食和土豆也不够吃。用木犁和耙翻地十分劳累，效果却很可怜：燕麦的收成是种子的两倍，土豆则是种子的三到四倍。

遇到旱灾，就更甭说了。所以有将近一半象米沙的父亲这样的农民只好出去干零活。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希望得救，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漫长的、寒冬的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到大城市的工厂里谋职业，还有的给人家看门或者给贵族当听差。怎么着也不会比留在农村更糟——这一点特罗伊察人很清楚。

上特罗伊察周围是一片辽阔的田野。可是，不论你向何方望去，田地、草原、牧场、刈草地甚至池塘全都是地主的。上特罗伊察所在的亚科夫列夫斯科乡，一共有八户地主。其中每一户地主占有的土地比整个上特罗伊察还要多。米沙越大，就越坚信，世界上没有真理，没有正义。

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是这样决定和安排的。难道能够想象改变这一切吗？

米沙不只一次地偷听大人谈论真理问题。然而这种谈话只不过仅限于抱怨自己的生活。庄稼人喝得带几分醉意时，就诅咒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羡慕地议论着那些能够顺利地 在卡希诺、特维尔甚至在彼得堡找到工作的人。

后来米沙从涅克拉索夫那里读到，农民们如何寻找《谁在俄罗斯生活得自由而快活》。大概是在那时候，也许更早一点，他的脑子里第一次出现过这样的想法：“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常常浮现：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点事都不干，成天游手好闲，寻欢作乐，而爸爸和妈妈却整天不停地弯着腰在地里干活？“有些人不干活，可是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些人一昼夜休息不到5—6个小时，连面包都吃不上……”

有一次，是在夏天，米沙帮助母亲收庄稼，当太阳开始渐渐毒起来的时候，他发现母亲弯着腰干活非常吃力。她额头上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淌。可是听不到她有一句抱怨的话。后来母亲直起腰来说，“喏，该回家了！”米沙却回答说：

“妈妈，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歇一会儿。”

玛丽亚·瓦西里也夫娜走后，米沙又拿起镰刀干起来。完全没有注意到时间的飞逝，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他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解释说：

“轭索坏了，所以耽搁了。”

玛丽亚·瓦西里也夫娜第二天才发现儿子的机伶，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他那乱发蓬松的脑袋紧紧搂在怀里。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才谈出自己俨然经过深思熟虑的、坚毅的决定：

“孩子，在农村不会有什么出息，应该找另一条路走。去求求太太，让她收下你作她家的佣人吧，一开始先有个靠得住的工钱，也许在那里在他们的帮助下生活会改变的……”

米哈伊尔那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早晨，起来时已经下定决心。他用一个男子汉和成年人的口气果决地说：“不会再坏到哪儿去的，我要支持这个家”。他是多么希望小少爷们说服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让她再去说服将军：没有一个“童仆”是不行的。

于是在莫尔杜哈伊-鲍尔托夫斯基家的仆人中又增加了一个人——米沙·加里宁。

一开始太太分派他的事情不多，后来，就干脆不让他干了。她知道，她的孩子们同这个伶俐、机警而又十分诚实的小伙子在一起，会处处感觉到很安全。她放孩子们出去玩儿的时候，她知道，有米沙和他们在一起，她就可以放心了。

……莫尔杜哈伊-鲍尔托夫斯基家的孩子并不笨。除了男孩子萨沙，其他几个都爱读书。

米沙很羡慕书。是啊，书中有多少有趣的东西啊！他自己读起来感到很吃力，可以看懂一些标题和单词，但看得很慢，

慢得使人难受。但是，当老师或家庭教师跟小少爷们复习诗文时，米沙很快就把它记住了。他的记性很好。他的智力使他能很好地接受和领略诗文的音节的美及寓言的讽刺寓意。

米沙后来常常念叨小少爷们的好处，是他们央求将军送他去学习的。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地方国民学校的督学，这个学校在离上特罗伊察十二俄里地的亚科夫列夫斯科耶乡。

米沙和两个同年的同乡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天来到了亚科夫列夫斯科耶——乡政府所在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在几乎靠近寨门的地方，有一所学校，它的窗户大得出奇，屋顶是铁板的。他们心里有点怕：在那儿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也许还是一个什么士兵开始用小棍儿抽打他们的脑袋……

他们在指定他们住宿的农舍里过的夜，一大清早就到了学校里。米沙感到有些难为情起来：所有的人都有皮靴或毡靴，他脚上穿的却是麻绳鞋。后来，他壮着胆子，坚定地走上台阶，推开了门。

孩子们都已到齐，他们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走进来的人。可米沙这时眼花缭乱起来。原来学校是这个样子！一张桌子是为老师预备的。一块黑板，几张挺长挺长的课桌。米沙挤了挤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儿，在一张课桌后边坐下来；他膘了一眼：除他以外，还有六个人共坐在了一张课桌后边。

门外上课铃响了。进来一位年轻而漂亮的、身穿一件雪白的短上衣的女老师。她跟大家打过招呼以后，就问新生都姓什么。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安娜·阿列克谢也夫娜·博勃罗娃，她将担任精读、书法和算术课。此外，神父将教宗教课程。

米沙马上就明白了：这不是在那个士兵的农舍里学的那一套。教室里鸦雀无声，只听到老师一个人在讲课，她讲得清楚

易懂。任何人也不让喊叫。她要问谁，就把谁叫到黑板跟前儿。她总是那样文静、温柔。米沙开始喜欢起这位女老师来。安娜·阿列克谢也夫娜也立刻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学生。他的目光专注而勇敢。在他的身上使人感到有一种巨大的独立自主精神。她一边讲解，一边有点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不几天的工夫，米沙就掌握了读音规则。原来，并不需要什么“阿兹”或“格拉戈里”——可以任意把几个字母凑成音节，再把音节组成单词。

学写字比较困难。农家孩子粗糙了的手指握起细细的钢笔来很吃力。钢笔转来转去就是不听使唤，结果在本子上划出了许多弯弯曲曲的杠杠儿。米沙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练写花体母字和字母。有时累得眼睛已开始发花，仍然坚持练习。

学校的学制规定为四年，但是临近冬末的时候，安娜·阿列克谢也夫娜就看出，加里宁完成学业的时间会快得多。乌申斯基的《祖国语言》，他差不多能背下来，学校图书室所有的书他也全都读过。

诚然，书架上后来摆了越来越多的《圣者传》，然而那都是一些很贵重的书。后来安娜·阿列克谢也夫娜把自己的一些书，悄悄地给了米哈伊尔。这样，加里宁就开始熟悉杰尔查文和普希金，果戈里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涅克拉索夫给他留下的印象最强烈：他的语言似乎很简单，然而却那样扣人心弦！他怎么会这样清楚地了解农民的命运呢？

女老师没有说错：米哈伊尔·加里宁在两个冬天就掌握了国民学校全部最难的课程。这是一些幸福的日子，充满着获得知识的喜悦。考试时，督学委员会委员夸奖他是“大脑瓜儿小

伙子！”回家时米沙带回了一张“在校期间，学习努力，品学兼优”的奖状。这是1889年5月1日的事……

春天一开始时还不坏，可是到了夏天，上帝却给上特罗伊察“降下了”旱灾。地面龟裂得很厉害，看见都感到可怕。快要收割的时候，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下得完全不是时候。

特罗伊察人，一个个愁眉苦脸：冬天可怎么过？冬天可吃什么？……

“挨饿……”

莫尔杜哈伊-鲍尔托夫斯基家已拿定主意到彼得堡去。十四岁的米沙·加里宁打算跟他们一起走，他的身分是“家庭童仆”。

米沙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到了彼得堡就好办了，那里是不会没有活路的”。也许，正象母亲所说的那样，生活会改变。对于一个象他那样从来没有看到过城市的人，很难想象彼得堡这个森严的庞然大物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儿要找个事儿做可真不容易。

这一切对于米沙来说都是将来的事，眼下当他瞻望未来的时候，却感到轻松而安详。车厢外展现出一片一望无际，蒙上一层薄雾的田野。彼得堡就在前方雨幕后边的什么地方等待着米哈伊尔·加里宁。

俄罗斯帝国的北方首都使这个农村的小伙子感到惊愕。高大的楼房、纪念碑、教堂以及那无拘无束的人群——所有这一切与僻静的农村是那样迥不相同。

他胆怯地，向每一个身穿礼服的人脱帽，他们礼服的钮扣都闪闪发光；他慌里慌张地向无数的教堂，向所有象庙宇式的

楼房画十字。看样子，他是永远也不会习惯于这个不舒适的大都市的。

在彼得堡，莫尔杜哈伊-鲍尔托夫斯基家住在一所拐角上的楼房里，窗户朝着雷诺奇广场和索梁胡同。房子不算太宽余。说实在的，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将军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是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师。甚至出入都没有自己的专用马车。

米沙被安置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除他以外，在这里还住了一个厨师和一个侍从。派给他的任务并不复杂——在小少爷们起床以前就得醒来，给他们刷鞋、刷衣服。然后取回新鲜的小白面包，叫醒中学生米佳和萨沙服侍他们吃早点。小少爷们走后，收拾他们的房间，带着太太的狮子狗出去散散步。

小少爷们上学校的时候，将军也上班去了。他的房间由侍女们来收拾。她们打扫尘土，擦洗地板，把地板擦得锃光瓦亮。如果不打发米沙去商店，人们常常把他给忘了。这样的时刻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莫尔杜哈伊-鲍尔托夫斯基家有自己的家庭图书室。米沙第一次看到它时，简直愣住了——有这么多的书！……没有人阻挠他在空闲的时候看书，他常常说不定躲藏在一个什么角落里看书。小少爷们劝他首先读一读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于是俄罗斯语言的优美充分展现在加里宁眼前。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果戈里和屠格涅夫，他们的书不仅使人们得到极大的享受，而且发人深省。

米沙一本接一本地读完了勃雷姆的《动物的生命》，还打算读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述。米沙对他的《代表政体论》，对他的唯心主义的科学专题论文《论自由》思考了很

久。他困惑不解地合上了最后一页：现实的本质是不可能认识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米哈伊尔常常在晚上对小少爷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末究竟有没有上帝呢？”，“普加乔夫是正派人吗？”，“‘世界的不可知性’是什么意思？”

小少爷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是最革命的。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很接近。国家管理行政机关的改革就是他们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米哈伊尔看来，这样的思想也是非常大胆的，他非常惊讶地谛听着中学生们的回答。而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仍然使小少爷们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有时候中学生们给他上历史、地理或算术课，每一个人给他推荐一些他自己喜爱的东西读。他们兄弟几个中有着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的米佳，比其他人塞给他的书也更多，一会儿一本儿，一会儿一本儿。还对他说：“看吧，会有好处的”。米沙读了一本又一本，把它们全都读了。而所有的书：从报纸到布罗克豪斯·埃弗隆的百科辞典都挺有意思。

有一次，米哈伊尔偶然在落满了尘土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本《北极星》文集。顿时一种令人兴奋的爽快之感透过脊背——犹如他在麦德维季察河的陡岸上，纵身往下跳时所感觉到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感觉他阅读十二月党人的作品，低声吟咏普希金的禁诗，仔细察看了封面上被绞死的，反沙皇战士们的侧面轮廓。

文集描述了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拉辛和普加乔夫，十二月党人以及那些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人。每当他看到在人民的贫困和无权，这些英雄们的形象就浮现在他的眼前。

又过了一些时候，米沙接触尼古拉·舍尔古诺夫的作品。读了舍尔古诺夫全部的三卷集，对他充满了无限信赖。

对这样的作家是不能不信赖的。正象加里宁这样出身农村的人非常理解舍尔古诺夫描述的正确：大多数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他们的粮食只够吃到年底，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当雇工。对于农民来说，富农就是“可怕而残酷的压榨机”和“绞索”。

舍尔古诺夫认为农民公社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加里宁在当时还不能够理解这一点。他全神贯注地阅读舍尔古诺夫的哲学论述，他越来越坚信：正确的，并不是穆勒和他的论点“现象的实质的不可知性”，而是这位俄罗斯作家，按照米佳的说法，他现在还活着。他正确地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加里宁认为，在一切问题上都可以相信舍尔古诺夫，所以在宗教问题上也信任他。加里宁从他的论文集中看到，由于伽利略、哥白尼、乔尔丹诺和布鲁诺等人的伟大发现，教会对他们横加的那些迫害，看到宇宙和教会势力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

加里宁弄到的这种书籍越多，他就越发坚信，世界上实在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米哈伊尔自己并不清楚，这种信念是怎么产生的，但他突然开始为自己过去信仰上帝感到羞愧起来；从那个时候起，除非他处于走神儿状态，才习惯地举起手来画十字。

舍尔古诺夫的作品引起了米哈伊尔对别林斯基，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等人的著作的兴趣。他特别喜欢的是赫尔岑，他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了他的《往事与追忆》、《来自对岸》等著作。